

我不是无意间偷窥到了隐私，而是见证了一个美好的吻有多么美好。这样一想，我顿时轻松了。

一个吻

【文/于是】



这才是我们想看到的“侠”的世界，它跟现实一样不完美，但总有一个牛背山可以向往。

江湖未央

【文/老何】

乐活记

凌选在金秋时节回国纯属巧合，这巧合倒促成了几桩美事。一是佳节接连，正好可以举家团圆，赏月品蟹。二是恰巧是一年中最美最适宜的日子，不冷不热。这秋冬季的转换在上海的街头显得风情万种，特别是在穿衣搭配上。

走在市区的任何一条街上，她被那些行色匆匆，时尚干练的绅士、丽人们，那扑面而来的潮流感包围。精致妥帖的风衣、皮衣、西服；休闲型如经典格子衬衫、棒球衫，还有穿大衣、毛衣的，色系多半为莫兰迪色；看到的裤装则是近年流行的阔腿裤，而穿小脚裤的则要卷起裤腿，脚踝是必然要裸露一截的；至于染发的流行颜色，不论男女均选择冷色调，衬托得那些擦着BB霜的“小主”的脸白皙又减龄，还有各色包包、配饰、小白鞋，小黑鞋……

再看自己的一身装扮，从地球南面飞来的时候是冬季，抵达上海的时候，气温不高不低，只要脱去外套，倒也不显得突兀，只是这身行头，除去保暖蔽体舒适，就没有别的什么功能了。她微微地感到自己有点“土”，用时下的话

霜降那天，别人都在转发节气诗文、养生图文，F发了一则让人发笑的朋友圈：“有生以来第一次丰唇术。操刀者：蚊子。用时：0.5秒。持续：2天。”配图是自己马赛克了眉眼鼻子的脸孔，只留下丰盈如安吉丽娜·朱莉的上唇特写。点赞者数百。很多人哈哈哈哈哈。

那只蚊子不偏不倚叮在上唇中间。肿胀恰到好处，真的很像微整形手术的效果。我从来不知道F有这种幽默。但我更不知道的是——在那些点赞和留言中发现的——F和H竟然相识，而且，吻过。在此之前，我从没看到过他们有任何互动。

他们显然不知道我同时有他们的微信，甚至没有意识到彼此可能有交集。他谈及：“那次接吻……”她回复：“你还好吗？”他们一来一去回复了几轮，令我能够揣测出来：之前露水相亲，之后不相往来，直到这张性感搞笑的照片横空出世，勾起了遥远的回忆。

我完全不能暴露自己看到了这段谈话。同时，又很为他们担心：万一还有人像我这样不小心看到了呢？我和F相熟，但和H只是一面之交，在某次朋友的活动中跟着一大群人互加的微信，甚至从没有和H私聊过。从职业上看，F和H确实八竿子打不着；从年龄上看，F比H大了一轮。对我这样的小说写作者来说，这样的一段留言完全可以生发出一篇短篇小说，搞不好三五篇不重样的呢。

金庸先生走了，初听这个消息想起了幼时初雪消融——那个银装素裹的世界总是倏忽一夜后不见踪影，让人在窗前可以停顿很久，仿佛美得不真实的世界从未出现。

金庸笔下的主角往往是些普通人：天资不算过人的郭靖、出身不好的杨过、仅仅有些小聪明的韦小宝、武林排名一般的华山派徒有师哥之名的令狐冲、除了撩妹真没什么技能的张无忌……但是这些小人物偏偏不肯向命运低头，总是倔强乐观地过活，怎么看也没有点英雄的大义，和自我牺牲的压抑。

英雄是古龙笔下那样的，天地间的孤独浪子，不管是为了大义背上“杀义兄”之名的谢晓峰、命运错乱依然背负使命的傅红雪和叶开，还是作为复仇工具的王怜花，乃至为了“英雄之名”将心爱的人送入火坑的李寻欢……他们都是背负着孤独，不敢奢望被人理解的绝望之人，明明外表是个浪子，却不肯在关键时刻抛开世俗之见，只能带着道义的枷锁在黑暗里向更黑暗处行进。古龙小说里的人物个个都是绝望之人，不得不放下而接受命运。

说是“out”，与这盛世繁华氛围不融合，这是她在地球另一边的城市从未有过的感受。

让她感到自信嘚瑟的是，有一次，凌约了家附近的医院看诊，穿一身休闲服，上身一件藕粉底色、彩色花纹棒球衫，底下配一条西瓜红休闲裤，一双白色运动鞋。从上到下，全部都是N年前的旧款，与流行时尚沾不上边。但就是这样的装束，居然吸引了一位洋人老太太主动上前问她这套行头是哪儿买的？真是好看！她有点受宠若惊般地回答：“Shanghai！”那边马上发出连连赞叹，还做了解释性补充：“难怪呢！我想这边没有那么好看的衣服。”这个经历给了凌一星期的好心情。

原来不用跟随流行的步伐，穿出自己的性格就是美丽。这是她在故乡生活多年从未有过的感受，一种肆意洒脱、无拘无束的自由不羁在心中洋溢。无所谓in还是out，潮与不潮，完全是个人的喜好与风格，有时候，我们觉得格格不入的不是来自自己的内心，而是周遭环境。

妖娆记

坦白说，换作是我，肯定不会在任何人的朋友圈留下如此亲密的留言，即便有话要说，也肯定是小窗私聊。也许七零后眼里的隐私，在九零后眼里根本就是可以公开讲述的小事？也许我心目中不该在公开场合说出口的隐私，在别人看来只是一段饶有趣味的风流插曲，说出来只会增加他们的个人魅力，换言之是个有趣的话题？也许，在F和H关于数年前的那个吻、对嘴唇的印象的留言之后，还有他们共同的朋友的发言，因为那可能是当时众所周知的一个吻，甚至是千禧年派对上的群吻，甚至是我想象不到的情境中与爱情毫无干系的一个吻，所以完全谈不上是“隐私”。

隔了几天再去回想，好奇心减弱了，同理心变强了，我开始觉得这是一件挺美好的事。也许，当年他们不算好聚好散，如今的生活也天各一方，就算彼此都在通讯录里，就算彼此都看得到对方的近况，就是那种既不想删，又不想聊的过去的朋友，始终没有机会，或勇气，或借口再问一声好，再开一个玩笑。直到那只在霜降夜让她秒变安吉丽娜·朱莉的蚊子出现，在幽默的语境里，让他们再聊几句，就几句，不多不少，不悲不喜；让他们的目光在对方的名字和头像上稍作停留，不多不少，不喜不嫌；感觉像是雨过天晴或冰释前嫌，也像是后会有期。就吻而言，他们有过美好的回忆，多年后，美好的吻本身再次得到肯定，除此之外，皆成浮云。

攻心记

金庸的江湖里才是有“侠”的：华山弟子令狐冲就要归隐了，却在路上遭遇了武林的变故因而卷入纷争，尽管后果是死了六师弟、小师妹，看透了武林正派的虚伪；自己杀了作为暴君的东方不败，推倒了旧势力，却亲手将任我行送上权位，眼睁睁看着信任的故人变为另一个暴君，也依然选择结交豪杰，继续在这个武林里游荡，令狐冲也曾想过抽身，但他最终也没能在动乱面前置身事外。尽管这一切是如此令人失望，见识到人性在权力面前的不堪一击，但这些小人物，依然没有放弃这个世界，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向善和改变世界的心；他们何尝不想置身事外呢，只是被命运的错付而只能改变罢了。

金庸的笔下还有女侠，不同于古龙笔下的性格多变可爱的女性们，金庸笔下的女侠是“侠”字当前，“女”字居后的。黄蓉和郭芙的泼辣、洒脱不像唐传奇里的聂隐娘吗？风陵渡口，人们以为郭襄一见杨过所误的终身，真就是郭襄的无奈吗？恐怕未必。你爱我，我就陪你归隐；你不爱我，我就独自身处这江湖。左右不过是得不到，何必那么消极。

终究，我们是为自己而活，而不是外人的眼光。

出出入入

【文/曼曼】

